

## 多情的青天 镶金的诗行

文/应天庆

绮丽的金山脚下,时为古城唯一涉外宾馆——金山宾馆次第亮起了明亮灯彩。

一个秋日,王健表兄立于典雅门厅前,他的目光凝重。当应天仇兄一家三口出现在花廊拐角处时,他的脸上漾起了欢悦的神采。

“长江好似砚池波,提起金焦当墨磨。铁塔一支堪作笔,青天够写几行多。”

王健表兄的眼前掠过四十年前二舅与他同游金山时的情景。那是一个阴雨天,次日,他就要远赴美国至哈佛大学法学院读研。他是专程返镇与亲如兄长的二舅,即我的父亲作别的。

那天,王健抬起头,向阴云笼罩下的金山宝塔投去依依不舍一瞥。残破的宝塔垂下了暗淡的双眸。

四十年后,他从大洋彼岸飞赴南京转车抵镇。就在镇江站报亭,他兴冲冲地买了一份当天本地日报。

“妙高台望月”,作者应天仇。他的眼波刚一扫向报纸副刊,熟悉的表弟名字映进他的眼眸。他的眼眶不由一阵湿润。同行的胞妹王洋明眼明手快一把扯过报纸,只见她喃喃自语起来:“二舅写过大江,也写过明月,我还记得两句,大江似一条银链,锁不住的是流走的乡愁。”彼时,她已任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版处长。她的声音忽然哑了。当我们弟兄几人落座于宾馆沙发时,包玛琍,一位穿着青灰色格子西服的中年女士,我们的表嫂,微笑着举起了相机,将这难得的亲人聚会定格成永恒的絮念。

一个秋日,当我落座于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明亮办公室时,绿影中的寂静大楼响起了疾徐的脚步声。

当满面笑容的法学院吴书记接过我的信笺时,眉峰猛地一抖。“王健先生在长岛的家我去过。”吴书记一下子便沉浸在飞赴纽约与王健先生亲切晤面的情景之中。

他打开天仇兄所著《三山集》时,兴奋地说:“镇江是一个风水宝地,我去过,那里,还有我的诸多朋友呐。”

几日后,南师大一九六六届中文系毕业生小聚苏城。天仇兄所著《三山集》宛似一枚江天信鸽飞到了众同窗的手中。一位政务繁忙的同窗也赶往苏城与众学友小叙别后之情。他与天仇为同舍室友,又一日,这两位好友又同时出席了在仙林大学城南师大本部召开的一九六六届中文系校友联谊会。

我静静地立在花木葱茏的南师大校史馆前,一位穿灰格西装的老人一眼就认出了我。他一步跨前,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天仇兄所赠《三山集》。“我的孙子今年考取了江苏大学,我要请天仇兄题名一下,让他在天下第一江山的名城里好好锤炼一番。”神秘而感奋,欢悦而动情,天仇四哥微笑着用他秀丽的楷书欢迎这位新到的镇江小客人。

雪水从宾馆的屋顶跌落下来,碎成了霜花。我用手紧紧按住口袋,里面有四张照片,为数十年前表嫂包玛琍在金山为我们几兄弟所摄。上世纪九十年代天仇兄访美时,王健表兄特别动情地回忆起幼年时与父母及二舅,即我们的父亲同游金山时的难忘情景。

“我要让下一代的孩子认认家乡的门。”表嫂包玛琍真诚地对前来探望他们的表弟说。此次我由北卡专程赴纽约即是来送家乡的“门灯”的。曼哈顿成了银装素裹的琉璃世界,上午十点钟,我们踏进了整洁的王嘉廉社区医疗中心。

回到宾馆,手机响了,我知道《三山集》中荡漾的金山湖波已化成青天的一抹笑影,刻印在纽约长岛绿意萌动的王家庭院里。



北固风光 资料图

# 黄鹤山畔米芾魂

文 潘春华

镇江,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其幽雅秀丽的自然风光,被北宋书画家米芾誉为“城市山林”,现北固山多景楼上仍留有米芾“天下江山第一楼”的墨迹。米芾在留恋镇江鹤林寺前南山风光的日子里,常以青山绿水为蓝本,大赞“南山可做画材”,作画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天真发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时出新意”,创造了千百年来独具一格的“米氏画派”,后人称之为“米氏云山”,他这一独特的技法也被称为“米点”,对后世中国画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数百年来,坐落于镇江南郊黄鹤山北麓的米芾墓,前来拜谒、瞻仰者代代不绝。

米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也称米襄阳、米南宫,出生于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祖籍山西太原,后迁襄阳,定居于润州(今江苏镇江)。米芾之子米友仁《潇湘奇观图》题跋云:“先公居镇江四十年。”故亦称吴人。

米芾7岁习帖,“其书壁以沈传师为主”。10岁写碑刻,后随母在汴京,饱览时贤书翰大作及唐代名篇巨制,并认真临习。米芾擅书画,能诗文,精鉴别。因母亲阎氏曾为宋英宗赵曙皇后高氏的乳娘,恩荫补为浚县尉,历知雍丘县、涟水军、校书郎、书画博士、太常博士、知无为军、礼部员外郎。

《宋史·文苑传》说:“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得王献之笔意。”与苏东坡、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更因首创“米派”画风,被后世尊为“杰出的艺术大师”。米芾传世墨迹主要有《向太后挽辞》《苕溪诗卷》《蜀素帖》《方圆庵记》《天马赋》《多景楼诗帖》《珊瑚帖》《草书九帖》等。其书论也颇多,著有《书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宝晋英光集》《评字帖》等。

米芾一生好书画、好石、好砚、好洁、好异服、好收藏,好异尚奇,怪诞的行为被世人视为“颠狂”,故米芾有“米颠”的雅号。米芾爱书法字画成癖,热衷收藏名帖,有时近乎失去理智。有一次,当小官的米芾经过道林和岳麓两寺,发现了自己早年学习的唐朝书法家沈传师的真迹,借看算,还带着帖开船逃走,僧人告官,终被追还。据《清波杂志》记载,米芾“尝从人借古画自临搨,搨竟,并与真贋本归之,俾其自择而莫辨也。巧偷豪夺,故所得为多”。

米芾爱穿唐人服饰,头戴高冠,“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时传他坐轿时将轿顶揭去,露出半截帽子在外,招摇过市,见者无不大笑。“所为诡异,时有可传笑者。”在无为州当官时,治所有块巨石,形状奇丑,米芾见了欣喜万分,说:“此足以当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之后每路过这块石头都称之“石

丈”。此事日后被传了出去,由于有失官方体面,被人弹劾而罢了官。

米芾晚年好佛学禅,特别喜爱镇江南郊鹤林寺,认为是念佛习画的佳所,表示死后愿做鹤林寺伽蓝护寺。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米芾死前一月就料理家中未了事宜,作书告别亲友,预办了一口棺材,坐卧饮食都在里边。据说他死前七天,不吃荤腥,沐浴更衣,焚香清坐。死的当天,又请来地方官员,他举着拂尘对大家说:“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人欲识去来,去来事如许。”说毕,扔掉拂尘,合双掌于胸前,静静地死去,时年57岁。大观三年(1109年)六月,安葬于润州丹徒西南长山下,好友蔡肇为其撰墓志铭。《宋史》有传,野史、杂记皆有记载。

后来墓地年久荒芜,以至难寻。米芾后裔根据他生前愿望,在鹤林寺前的黄鹤山畔,掘土建衣冠冢,与米芾的父母墓相邻。苏东坡与米芾是多年挚友,东坡曾戏称米芾是“狡兔三窟”,因米芾当年在镇江有三处住所。

米芾墓地倚傍鹤林寺前的黄鹤山,坐南朝北,绿树环抱,峰峦拱卫,气象万千。原有的石坊、墓碑、墓冢,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明末崇祯年间又加修葺。清代至民国早期曾重修墓冢及碑坊。现米芾墓园为1987年春改建,墓围12.6米,坟冢直径4米,白色大理石做墓墙。墓前立有高达2米的大理石墓碑一通,碑上刻“一九八七年春日重修宋礼部员外郎米芾元章之墓”,由清雍正帝九世孙、中国书法家、书画鉴定家启功题写。墓前是宽阔的凭吊平台,墓门两侧各有一个下方上圆雕刻云朵纹的大理石柱,墓门前的墓道有台阶60级,宽约3米,长达60米,依山势由上而下向北延伸,两边筑以玉带坡,夹三层祭台,平面呈曲尺形。

墓前50多米外的墓道口,立有新修的石阙坊,横额上阴刻着“米芾墓”三个大字,两侧石坊柱上镌刻一副楹联:“抔土足千秋,襄阳文史宣和笔;丛林纳数武,宋朝郎署米家山。”巧妙地将米芾的出生葬地、官职成就联系在一起了。

自被文人墨客视为“文化之冢”的米芾墓重修后,每年有大量海内外游客、学士、书家前往瞻仰、凭吊,就连日本等国的各级书画协会到镇江后,也必去米芾墓拜谒。在赞叹镇江锦绣山水之余,追思千百年来历史上先贤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后,会对米芾这样才气横溢的大艺术家,有如此一块长眠的风水宝地,感到无比欣慰。正如近人石三友先生赞叹的:“确是名人名地相得益彰呢。”